

云间动物古今谈

YUNJIANDONGWUGUJINTAN

徐亚君 著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云间动物古今谈

YUNJIAN DONGWU GONGJIN TANJI

徐亚君 著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雨 琴

封面设计 闵 敏

云间动物古今谈

徐亚君 著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)

新华书店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2.5 插页 8 字数 270000

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-80618-548-8/I·193

定价:20.00 元



作者徐亚君像（摄于1998年）

1998年在黄山高专标本室工作



1998年在松江佘山考察

1998年带领学生在齐云山下实习



1998年在皖北
阜阳农田中采集昆虫标本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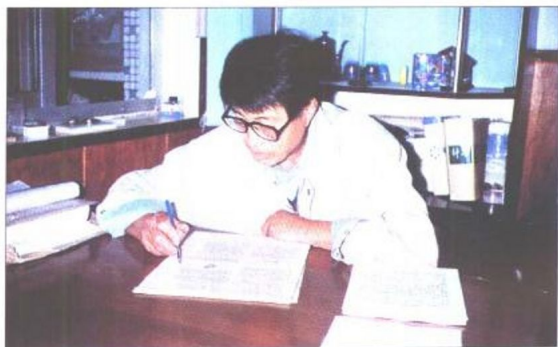
1991年陪同
联合国科教
文官员桑塞
尔博士考察
黄山

1989年与亚
洲蛛形学会
会长八日沼
健夫（右三）
等于北京中
科院合影



1997年在安
徽合肥参加
省高级职称
评审会

回松江校稿



徐亚君一家
在黄山高专
校园



与赵丽芳
(夫人) 在研
究初稿



序

周翰儒

1956年秋,我从北京师大生物系志愿支援新建兄弟师范院校而到合肥师专(后改合肥师院),徐亚君教授当时也从华东师大毕业分配来校。我们同龄,虽然来自祖国的南北,但一见如故而成挚友。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活跃、坦率、聪明、干练,乐观而进取。1957年初夏,我俩上了黄山去采集标本,那时他正在搞昆虫研究。记得是5月10日回到合肥的,反右运动开始了没几天,他成了某些人追求个人政治上攀升的垫脚石,蒙受了错案,一错就错了二十多年。

后来合肥师院并到芜湖安徽师大,我到了安徽大学生物系,他去了屯溪卫校。1962年他结婚时,我赶到屯溪为他祝贺,谁知道我成了他们婚礼的唯一远道来的亲朋好友,颇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感。那时他正打算自费研究新安江鱼类,在逆境中有如此胆识和勇气,这是非常人能赋有的。

“文革”时期,我举家下放农村,听说他也与我相同的命运到山里去了,十多年杳无信息。直到1975年我重返安徽大学。1978年听到安徽师大为他平了反的消息,不久就接到他的来信,为了去安徽师大任教还是留在屯溪工作来征求我的意见,这才算联系上了。第二年春天他来合肥见面,他一点儿也没

变,还是那样乐观诙谐。他是来为医专开生化课商讨教学资料的,生化这门课日新月异,“文革”十年哪来资料?后来找到老教授总算搞到一些半新不旧的资料,他满意地带回屯溪,我也为他已荒废日久而担此重任捏一把汗。不过,我相信他会成功的,因为他的自学能力是出众的。

1982年他来合肥宣读新安江鱼类论文,多少人为他的顽强精神所折服。同时他又开始了蜘蛛学的研究。可以说,八十年代是徐亚君科学研究的腾飞年代,他广辟蹊径,立了不少课题,搞一项出一项成果。一般人们搞单一研究,成了什么鱼类学家、鸟类学家什么的,他却成了“杂家”,是我们生物学界确实十分需要这样的“杂家”。徐亚君在生物学界可以称得上一个“奇才”。1987年我以民盟省委的名义,请他来合肥科学礼堂为盟员中的生物教师讲座昆虫分类知识,反应极好。1988年后我在省政协、省人大,他是两届省人大代表,年年见面,总能听到他教学、科研双丰收的喜讯。

徐亚君的文学功底扎实,在好多报刊上发表过140余篇科普小品,写得深入浅出,文笔生动活泼,受到广泛的好评。还出过一本集子,很耐看,他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。最近,他送来了这部《云间动物古今谈》,120篇洋洋20余万字,其中有松江风物梅花鹿、华亭鹤、四鳃鲈、泖河蟹等;也有正风靡上海的鸵鸟、皇鸽、基围虾、宠物等;还有曾经流行松江一带的血吸虫也一论古今;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,包罗万象。据我所知,他笔下的动物,不是他考察所见,就是他平时观察所目睹;其中很大部分是他饲养、或是研究过的对象。所以才有娓娓动听的叙述,栩栩如生的描绘,使人身临其境。其中如华南虎近况、比目鱼分类、蚊虫叮咬、蚂蟥吸血等很多都是最新科学报

道,有较高的知识性,更有浓醇的地方性,这是他倾注了浓烈乡情的结果;还有高尚的趣味性和优美的文学性,在读每一篇文章时都能品味出来,实为一部精品之作。

《云间动物古今谈》,我以为:既是一本松江地方的动物学科普读物,其实也是一部简易的、通俗的“松江动物志”,我想这么说是不过的。

我们都快到古稀之年了,徐亚君教授能在今春退休后倾全力为家乡写书,可嘉可贺。读罢书稿,感慨良多,勉其老而弥坚,是为序。

1998 秋于安徽大学

圆了家乡的梦

自序

我离开家乡的那年，正是 20 岁那个多梦的年纪。

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家乡松江渡过的。整整 20 年，这在人生道路上是弥足珍贵的一段岁月。在这美好的时光里，我一直在做着瑰丽多趣的有关动物的梦。许多时候，我总觉得我和动物有着无法割舍的缘分，这种感觉在我心灵深处，犹如烙印似地永远不会褪色，而且还烙出了由朦胧到清晰的梦的纹理……

我的梦与一座桥有关，它一直架在我的心上、梦里。那是一座岁月非常久远的古老石拱桥，横跨在古浦塘上，所以人们都叫它“跨塘桥”。在桥顶东向的栏石下，镌刻有“云间第一桥”五字，这才是正式的桥名。是明代建造的。我就是在桥的南堍出生的，儿时就知道有一首题为《跨塘桥》的古诗，诗曰：“路接张泾近，塘连谷水长，一声清鹤唳，片月在沧浪。”（南宋·陆蒙），晓得松江过去盛产鹤类，也听说古时有些文人称松江为“鹤城”。那时提到云间第一桥，就会联想到“云间第一楼”，也就必然会谈及“十鹿九回头”的古碑刻（1950 年楼毁后，迁入松江博物馆）。所以我一懂事就知道这些鹤呀鹿呀，它们是闯入我幼小心灵最醉人、逗人的生灵。

跨塘桥南北向，南 31 级、北 27 个石级，我是在数着这些石级中长大的。春晨，桥畔人家升起缕缕炊烟，就会揉合进三两声鸡鸣犬吠、燕语莺啼，对我来说总感无比亲切；夏晚，在蝉噪嘶鸣中，老人们手执蒲扇在桥上纳凉，谈论着张家的小鸡给老鹰抓了，李家的老屋狐仙现形的玄空经；小孩们就在桥上桥下扑扇萤火虫，放在小瓶里看它发出莹莹之光；秋夜，古桥在河中投下了柔轻的剪影，它在闲适地和我们一起聆听桥周草丛中经布娘的长夜苦织、附近稻田里的蛙声悠扬；霜降过后，从桥顶上空飞过雁阵，留下一声声短促的哀歌；冬天来了，我们又在桥基缀满络石藤的绿叶中、石缝里，寻找企图越冬的叩头虫，仰放在桥石上，它会挺一下肚子蹦得老高；有时也能捉到一只长脚蜘蛛（盲蛛），折一条细长的腿，看它能屈伸多少次来算“寿命”；特别是在大雪天，用簸箕压麻雀，那些饿得发慌的麻雀往往束手被擒，这是我和伙伴们的拿手好戏……在那时，形形色色的动物对我的魅力竟无所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常使我在梦里都呼叫它们。

稍长，我注意到了古桥把南北通途联结起来的历史功能：一双双赤脚匆匆走过桥头，手里提着野兔、野鸡、鳅鳝、虾蟹，还有螺蛳之类；返回时篮里除了油盐酱醋，还有廉价的一只“叫哥哥”，这是给他们心爱的儿孙们买的玩物。年复一年，这一幅幅见惯了的图景，日益诱惑着我对动物的梦境在扩展、延伸……

我的兴趣与好奇进入更广的时空。向桥南桥北，从近到远，去领略有关动物的种种情韵：在桥南廿四图的荒冢野坟里，和小伙伴去掏坟洞里的猪獾穴，真可谓胆大妄为；当秋凉螃蟹离田下河洄游时，在黄昏时分去阡陌上半路拦劫，名曰

“跑蟹”；为了捉蟋蟀，竟跑到周家浜等十里八里以外的农村去；用自行车钢丝弯个钩，串上一条蚯蚓，可以在田埂上钓出大黄鳊来。过桥往北到过蚌壳纽扣厂门前的大枫杨树上摸青桩（苍鹭）蛋，真是野性难收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开始学会观察与思索了。在古浦塘的橹声欸乃中常有鱼鹰（鸬鹚）在河里捕鱼，鱼鹰啄到了鱼为什么总俯首贴耳地把猎物交给它们的主人？我跟随着观察，最终发现了它们脖子上都系了一圈稻草绳，欲吞不可，当我发现秘密时，回头一看已沿河走过四、五里了；观察燕子做巢，竟一整天地耽在那儿，像着了魔似地呆望不动，竟把父母给吓坏了；忘不了读大一时那年的寒假，原定去辰山崇真道院小住几天散心，后来发现那儿有群鹭鸶（夜鹭）做巢产卵，为了看个究竟，一直住了20多天赖着不走。这一切，都无序有序地沉淀在我的脑海之中，直到学了动物学时，重新又泛了起来，这也许是我的最初的学前“动物生态学”观察。

任何绮丽梦景中的过去，都可依稀找出追求的足迹，沿着痕迹，竟进入了眩幻的另一个永远的梦境。不，那不是梦境，而是真实的人生世界：从解放初有缘考进大学生物系，到如今年近古稀，一直在动物学这方领域里摸爬滚打，四十六、七年的苦恋无怨无悔。即使道路坎坷曲折，但闻鸟语虫鸣，看到鱼翔蝶舞，也就释然忘情了。1998年春，已“超期服役”了七、八年的我，刚开始退休赋闲时，正巧，接到了松江史志办公室王永顺的电话，邀约我写册《云间动物古今谈》，以填补《松江县志》史料方面的空缺。义不容辞，欣然应允。

故乡啊！事实上在这半个世纪里不论我沉浮何处，在我的梦里一直带着这股乡土气的动物群像。今天，重新游历了九峰

三泖，捧读了方志卷帙，用我尚较灵敏的笔触去勾勒它们——那怕是已经在历史中消失的、或是孑遗幸存的、无灾无难的，还是引进定居的古今动物；用我虔诚的心去召唤它们——那怕是空间变了，时光久了，记忆淡了，形象虚了的旧时相识；在黄昏的霞光下、夕阳的余辉里，去真真切切地圆那个美妙绚丽的家乡梦。

为此，我怀着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，振起我余生的生命律动，蘸透着乡土气息的墨水来伏案完成，以冀赢待梦境的升华。

这里，我应该感谢松江区政府给了我一个圆梦的机会，幸甚！欣甚！

动物是人类的朋友

代前言

喜爱大自然，喜爱动物是人类的天性。它们的美，不是抽象的，而是可感受的美。且别说黄山奇松、雁荡巧石、庐山飞瀑、衡岳烟云，令人如醉如痴。单就大自然蕴育的千姿万态的动物，就具有永不衰败的魅力，始终给人以愉快和美感。诚然，湖光水色、奇峰幽洞，固然是美。而莺歌燕舞、蝶逐蜂飞，无一不是历朝历代诗人墨客抒情的对象。诸如人们熟知的“穿花蛱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”、“两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里的自然精灵，总令人神往。即使在蓝天之下没有绿色的冰天雪地，还有那辽阔的海洋和无垠的沙漠，那里都潜藏着众多的动物生灵，也能使不少冒险者着迷钟情。更何况鸟鸣婉转，它有着破人厄运、抚慰心灵的神性；夏蝉秋虫，如箏琴调弦，似小铃轻扣，人见人爱。所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如果世界上没有了鸟喧虫鸣，人的灵性也将荡然无存了。

如今，生活在都市里的人，很少得到来自大自然中动物给予的种种享受，整日里满目高楼，灰色淹没一切；车水马龙，噪声不绝于耳；这种公害频频刺激着人的神经系统，诱发着日益多见的心血管疾患和癌症。市民们再也感觉不到“渡口桃花新燕语，门前杨柳旧鸟啼”的天籁悠悠，迫切要求公园、小区绿化

坪、林荫道的鸟语花香，一种返归自然的心态随着文明步伐越来越强烈地表露出来，也就更理性地认识到了“动物是人类的朋友”这一真谛。

从动物的历史功绩来看，且别说人是由古代类人猿进化来的最高级的灵长类，只说动物作为人类发展史中的肉食来源，就起着举足轻重的关系。人类的祖先从草食性发展到草肉兼食的食物组成的转变，人类的进化速率就空前加快了。二百八十万年前的草食性的南方古猿，它的脑容量只有 700 毫升，到依然是以草食为生的爪哇猿人只增加 100 多毫升，为 855 毫升，平均每一万年增加不到一毫升。可是到了用火熟食野生动物的北京猿人，它脑容量迅速增到 1423 毫升，平均一万年增加了 10 毫升。在我国远古的北京猿人和晚近的山顶洞人化石遗址中，都有十分丰富的伴生动物群的骨骼化石，其中有野猪、巨鹿、水牛、象和兔等。就在松江发现的汤村庙、姚家圈等五、六千年先民们的遗址中，也发现了猪、牛、鹿等伴生动物骨骼，同样表明了先民们利用野生动物的事实。我们追寻过去动物的足迹，也是为了今天更合理、更科学地开发和利用动物资源。

今天，动物在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方面，更是起到全面多样的作用。如在我们居室小区周围，有较多的鸟类、松鼠、青蛙，加上一些昆虫如蜻蜓、蟋蟀、蝴蝶、蝉等等，可为居住环境增添生机，令人心情有快怡之感，以缓解现代生活节奏的紧张度。近年来，上海地区正兴起用昆虫标本来点缀居室、美化生活之风，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崇尚的新流行。至于鹿茸、鳖甲、蛇毒、地龙（蚯蚓干）等等传统名贵中药材；貂、獭、狐皮等高档裘料；野兔、野鸡、野鸭等香鲜野味，都是人们熟知的生

活必需品。动物还具有文化生活上的美学、教育、历史、科学、经济乃至养生的种种价值,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。如松江东佘山辟为森林公园和北竿山建立鹭类保护区,就是顺应民心,保护动物,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之举。

随着“返归自然”旅游热的升温,人们也开始关注起大自然的命运来了。本来人类并没有被赋予可以任意占有其它生命的自由特权。作为万物之灵的人,在主宰自然中,也只能是适度利用,岂可以暴殄天物、贪婪无厌,置动物于斩尽杀绝而后快呢?从生态学的意义而言,我们不过是同芸芸众生比邻而居。和动物有缘同在一个生命圈内,对其有利有益者该怀有一片爱意。然而触目惊心的现实是:森林无休止地被破坏,水域不停顿地被污染,为数已不多的珍稀野生动物和水族珍品,或正在喋血山林,面对偷猎者的枪口、罪恶的陷阱而命丧黄泉;或在电流或农药的威胁下亡命天涯。仅就松地而言,闻名古今的四鳃鲈绝迹了,小至银鱼大至江猪远遁了,就连城乡最常见的喜鹊、乌鸦也久违了,这难道不是明证吗?

要知,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,地球上不能只有人类。“动物是人类的朋友”,“请立即停止食用野生动物”!这是1998年6月13日上海《青年报》在资助认养上海野生动物园非洲狮仪式上,向广大申城市民发出的呼吁。这是正义的呼声,理性的呐喊。维护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的尊严,不仅是保护自然生态,也是在保护人类的心态;爱护动物,也是在爱惜人类生命的自由、快乐和美丽。

素有“鱼米之乡”的松江,历来是闻名于世的文明古城,人民群众的素质较高,更应在爱护动物方面作出示范。我们不是禅学的“戒杀生”主义者,也不是生态的“唯平衡”主义者,对野